

## 拉斯洛:我的文字有一股“中国味道”

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5年10月9日13:00(北京时间19:00),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: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长伊·拉斯洛因其“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充满力量与远见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”,成为新晋诺奖得主。

李白的“粉丝”

“得知消息后我有点意外,在2018年的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之后(诺奖)又给了一个中欧作家,但也很惊喜,因为拉斯洛得诺奖绝对是实至名归。”

翻译家、《世界文学》原主编高兴告诉记者,“很多年前拉斯洛就来过中国,在翻译家余泽民家里住了一个月。拉斯洛对中国文化,对东方文化有十分浓厚的兴趣,上街采访过无数普通中国人。他的采访往往就两个问题——第一,你读过李白吗?第二,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是什么关系?”

高兴透露,余泽民一直推动拉斯洛作品在中国的译介,但在2015年的国际布克奖之前,中国出版方对拉斯洛兴趣不大。“匈牙利是一个人口不到

一千万的小国,但文学潜力极大,还有纳道什·彼得也非常杰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在文学的共和国中,确实存在某种公平吧。”

拉斯洛与中国很有缘分,他非常崇拜李白。早在1991年,他就曾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,回去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。按其中文译者,翻译家余泽民的说法,拉斯洛在华期间得到了周到、完美的安排,“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样带着笑容。”

“我的文字染上了一股‘中国味道’”

那次旅行,让拉斯洛从中国回来就向家人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!”“家人听了莫名其妙,以为他在发神经,殊不知,拉斯洛真的染上了‘病’,一场持续了多年的‘中国病’。”余泽民有这样的回忆,“从那之后,不管他走到哪儿,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,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。在外吃中餐,在家听京剧,不管跟谁闲聊,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。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,崇拜诗仙



拉斯洛在长城上留影

李白,他自称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‘中国味道’。”

余泽民与拉斯洛相识二十五年,1998年陪拉斯洛重访中国,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10座城市。从2005年开始,余泽民在《小说界》杂志开设“外国新小说家”专栏,第一期介绍的就是拉斯洛,发表了其小说《姑兹的陷阱》。两年后,余泽民又发了拉斯洛的一篇《狂奔如斯》。

“拉斯洛迷恋中国文化,除了关于中国的游记外,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:《北山、南湖、西路、东河》和《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》,后一本书中有一篇《奶奶》,写的就是我的母亲。每次他到北京,都会住在我母亲家。”余泽民说,“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,那将

是他与他推崇的中国文化的对话。”

今年71岁的拉斯洛是匈牙利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,1954年生于匈牙利贝凯什州,1985年出版处女作——长篇小说《撒旦探戈》,198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仁慈的关系》,1987年移居德国柏林,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反抗的忧郁》,该小说于1993年获得德国年度文学作品奖。2004年,拉斯洛获得匈牙利重要的文学奖项科苏特奖,2015年被授予国际布克奖,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。

如今,拉斯洛成为凯尔泰斯·伊姆雷(2002年诺奖得主)之后,第二位来自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

在作家之外,拉斯洛也是一位编剧,他和匈牙利导演贝拉·塔尔彼此十分信赖。拉斯洛的多部作品被匈牙利导演贝拉·塔尔改编为电影,由其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改编的同名电影(时长约8个小时)是电影不朽的经典。而贝拉所有电影剧本也都出自拉斯洛之手。(据澎湃新闻10.9 罗昕/文)

## 李四光选专业“三级跳”

1902年,13岁的李四光考上了省城第二高等小学。他坐船到武昌去上学时,看见外国的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撞,激起的大浪掀翻了中国的木小船。他非常气愤,发誓一定要学造船,将来造出大军舰,把洋人赶出长江、赶出中国去!

1907年,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,被公费派往日本留学,学习“船用机关”技术。期间,李四光加入同盟会,孙中山送他八个字:“努力向学,蔚为国用”。学成归国后,李四光发现:造船需要钢铁,可当时的中国连铁矿都找不到几处。于是他决定重返校园深造。1913年,李四光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,学习贴合实际的采矿技术。学了一年,他又考虑到:造船、造机器需要矿藏,可这些东西全都埋藏在地下,第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们在哪儿才行。最终,李四光毅然决然地转到了地质系,通过六年学习,获得了硕士学位。

1920年,李四光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,他一边教

书,一边进行科学研究,出版了《中国地质学》,逐步成为国际上卓有建树的地质学家。抗战期间,李四光与地质学同仁一道,辗转祖国各地,寻找煤炭、铁矿,支援抗日前线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。那时,国家急需石油能源,但探明储量却非常少,一些大国对中国进行石油封锁。为了走出被他国“卡脖子”的困境,李四光作为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,提出了“先找油区、后找油田”的理论,并组织人手,分别前往新疆、柴达木盆地、鄂尔多斯、四川、华北、松辽平原等地进行勘探。终于在1959年发现了大庆油田,震惊了全世界。而后续发现的胜利、大港、华北、江汉等油田,也让中国彻底甩掉了“贫油”的帽子。

李四光立志科学救国,从学造船到学采矿,再转学地质,这“三级跳”的背后,原因只有一个——“国家需要”。(摘自《老年生活报》王剑/文)

## 人间最是不堪折

张丽钧

牡丹盛开的时节,北京所有的花店都难觅牡丹的芳踪。当然,我说的是鲜切花。牡丹是“见瓶死”,一旦插瓶,即刻就憔悴了。就算你剪了个胖胖的花苞,绽放时,它仿佛怀了一万种暗恨,开出个闺怨沸腾,霜打了般,蔫蔫的,不堪瞧。

不再对牡丹存奢望,实在想瓶插牡丹,就插她的替代品——芍药,抑或洋牡丹。

芍药有的贼倔,宁可让“棒棒糖”花

到达的第一夜,耳内涨满了沉默的声音,从国内飞过来的一路,好像慢慢过滤了嘈杂,机舱里低音的轰鸣,到此时也消失了。完全的寂静。

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哥本哈根,但同样选择住在郊外。说是郊外,距离城市中心也不过五站地铁。完全的寂静,像是考验耳朵能否承受喧嚣之外的另一种力量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,睡不着,天亮着的夜空,蓝的柔和的色调像是被摄影师拍出来加了滤镜,时间也变得极慢。到房间外面的阳台躺椅上,感觉夏夜的凉爽,甚至寒意,同样是一种沉默,与喧哗的热闹与热气隔了九个小时。

清楚意识到哥本哈根是世界的另一部分,在球形上是一个有着优美弧度的低音领域,如同一个曲折,不是高速路上直线的运动,而是低下去的时空,像是专为容纳沉默;是科幻小说里面写的那种光速变慢了的境界吧。

从上海来到哥本哈根,是从一个炽热的星球,到了一个星系的边缘。或者,不要带着中心论的思想,是从一个热点,到了一个冰点。身外的沉默,让自己也变得沉默。入住不需要说话,喝咖啡不需要说话,失眠了走到外面去,也不需要说话。耳内充盈着沉默,起初像是塞住了什么,后来则像是把什么排出去了,打开了身体里面的什么。沉默就像褶曲的时间,在身体里、意识里流动起来。

就这样一点点看着天黑下去,短暂的深夜,转瞬又亮了起来。也许就在沉默中打了个盹,现在坐在阳台上,全身心迎接一个宁静的清晨。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苞干死枝头,也不允你窥见她半丝美色;洋牡丹太多是“激素花”,买时千娇百媚,待你欢天喜地插瓶了,一转身,花瓣忽地一下悉数抖落,看得人毛骨悚然。

还是玫瑰、桔梗、康乃馨皮实,可以情绪稳定地陪你五六天。

雨中买了荷花莲蓬,还写了讴歌的文章。荷花买时是那种尖头花苞,撩拨得人心痒。只一夜工夫,就开好了。可是,等等,这算“开好”了

吗?咋跟荷塘里的花差别恁大呢?没有一个瓣儿是支棱的,蔫头耷脑,郁郁寡欢,唉,又一个闺怨沸腾。

学着花店的样子,试着拯救这委顿的花。将那一瓣瓣嫣红,小心翼翼地朝着花心回折。还好,荷花的花瓣,柔韧度刚好适合折叠,折痕处不会断裂,亦不会弹开;折瓣后,娇黄的幼蓬连同皎白的流苏蕊脱颖而出,别有一番韵味。

然而,我真是被牡丹与荷

花教训了。这两种大冠幅的花,生来就不是供人“褒玩”的呀!她们要在土里和水里才有精魄,一旦被“鲜切”,立马减去大半的鲜与仙,只剩了个骇人的“花骸”。

发了个短视频作品,写道——人间最是不堪折,五月牡丹七月荷。折来花开精神损,瓶中减却八分色。

喂,牡丹,喂,荷花,下次遇见我,请高声诵读此诗,将我赶跑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## 天下晴空一羽毛

林曦

我喜欢中医,《黄帝内经》中说:“膻中者,臣使之官,喜乐出焉。”意思是说,如果你想要成就事情,却一直迟迟未动,你就会觉得胸口压着一口气;如果你往前推动它,完成它,便会有喜乐之感,从而全身轻松。

讲到这种轻松的感觉,我想起王芗斋先生写的一句诗:“钟山云雾如参透,天下晴空一羽毛。”这恰恰能形容那种轻盈。

“钟山云雾如参透”是说,这个世界看上去纷繁万

千,如果你总是向外去贴合别人的标准,就很容易活得云里雾里。因为每个说法的背后都有一套逻辑,而每个逻辑都源于内心不同的需求。

如果能参透生活的道理,找到能量的来源,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,你便不再困惑,“天下晴空一羽毛”就是这样的感觉。

广阔的蓝天中白云飘飘,而你就是空中的那根羽毛,自在而轻松。

(摘自《无用之美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)

## 去哪里养老

朱辉

房价性价比更高。可是如今的房东们被一小部分老人搞怕了,担心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,于是60岁以上人士很难租到房,那位熟人异地买房实属迫不得已。夫妇俩每年得回来几次,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虽然坐高铁很方便,单程7个小时左右,可是票价要六七百元。Z字头火车票价才两百元,单程24小时,但票很难抢到。

距离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。相比云南,贵州气候舒适度略差,不过距离近一些。近两年我一直留意贵州几座城市的天气预报。研究地图、火车时刻表、

天气预报、物价……都属于理论研究,某个地方究竟怎么样?亲自去体验一下最靠谱。比如夏季用一个月时间游览云南4座城市,每个城市住7天民宿,一圈玩下来,就能对这4个地方有个比较。到了冬季,还可以故地重游,再去那4个地方转一圈。今年考察云南,明年体验贵州,两年下来应该能定一个去向。

“你这是为晚年下了一盘大棋啊!”朋友对我说。其实以往我做的宏大计划,最终大多数落了空。不过预先规划养老生活也没什么不好,人总要活在希望里,日子才有盼头,内心才有愉悦。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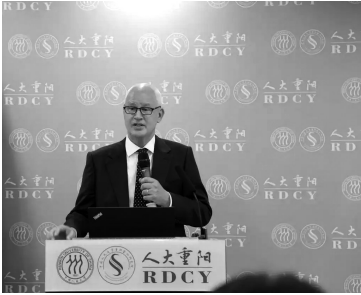
##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,一口流利的普通话

英国驻华大使魏磊9月25日造访中国人民大学,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上“大使讲坛”第十一讲发表题为“中英合作与双边关系未来”的演讲。

在此前的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上,魏磊先用英文宣读了英国首相基尔·斯塔默的贺信,随后用流利的中文发言:“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大型会议上用中文致辞。”他的话音刚落,现场响起热烈掌声。

魏磊今年8月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大使,接替已任职近5年的吴若兰。他曾任英国外交、联邦和发展部欧洲事务总司长,以及英国驻巴西、荷兰大使等职。

57岁的魏磊精通中文,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还在中国生活过好几年。1992年,他加入英国政府外交和联邦事务部,被派驻北京,驻京期间还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修中文。1995年至1998年,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商务二秘,2007年至



2010年任参赞。其间,他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魏磊跟中国的缘分不只在北京的经历。他的父亲卫奕信(David Wilson)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,素有“中国通”之称,自1987年至1992年任第27任香港总督,曾在1984年参与起草《中英联合声明》,之后又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首任英方首席代表。魏磊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在香港生活过,对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早有体会。这背景让他跟中国有种特别的“亲近感”。魏磊说,“我上一次在中国生活是15年前。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变化。”

(综合北京日报客户端、《厦门日报》)

你猜

太太要去补牙。我说:“我陪你去吧。”

太太说:“不需要陪,很简单的事。不过你要去的话也可以,你在医院门口等我就行。”

我点头默许。先乘公交,又转乘地铁,再步行。我们到了市口腔医院门口。

太太问:“你进去吗?”

我说:“你猜?”

太太说:“你肯定想和我一起进去。”

我笑着说:“你猜对了。”

其实,是我猜对了。(据银杏栖月閣微信公众号)

诗情画意

人间烟火